

史航 著

生杀之间

辽宁人民出版社

生杀之间

史航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9年·沈阳

生 杀 之 间

Shengsha Zhi Jian

史 航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250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½

印数：1—1938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张景富 杨立中

责任校对：张金英 宋玉培

封面设计：李国盛

版式设计：赵耀今

ISBN 7-205-01007-1/I·79

定 价：4.30元



作者简介

史航，辽宁开原人，1937年生，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现任辽宁日报主任记者、专题部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辽宁报告文学学会理事。

参加新闻工作后，发表了大量的通讯评论文章和报告文学作品。1980年5月，报告文学《沙丘上的脚印》在辽宁日报连载后，反响较大。六集电视连续剧《大集风云录》（与张景富合著），已由辽宁电视台播映。长篇纪实文学《人生冲浪记》，已于1988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编者寄语

人间有喜怒哀乐，人生有苦辣酸甜；万物中有真善美与假恶丑，人际中有亲爱、和睦、互助与尔虞我诈，相互倾轧、损人利己。本书做了清晰的反映。

然而，作者却以鲜明的观点，生动的语言，利刃的笔法，惊人的事实，有情地与无情地揭示了它。既有歌颂与赞美，又有痛斥与鞭鞑。爱与憎、是与非，分得一清二楚。从而让人们受到教益、启迪与鼓舞，又让人们去反思和警醒。

作者以其锐敏触角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把他们之间闪耀着社会主义光彩的八十年代新型人际关系热情地挖掘出来；同时，对当今社会上某些腐败现象，予以无情地揭露。其目的只有一个：推动社会风气的好转，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这也就是我们编辑出版这部书的宗旨。

文学的素描：社会演变与 心灵闪光

——序

彭定安

报告文学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与成就中，居于前列地位，仅次于小说。近十年来，不妨以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为起点，报告文学在题材、体裁、人物形象等几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成就是空前的。近年来，报告文学在扩大题材方面，在宏观地、整体地反映社会面貌方面，显示了它的优越性，从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特别值得注意和研究的是，正当小说创作被人们形容为“低谷”、“小年”的时候，报告文学的发展势头却不见减弱而是增强。这应该看作是一种好的社会现象和文学现象。

正是在这种报告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史航同志以写报告文学而崭露头角，成为辽宁日报几位为人注目的著名记者之一。这也是“时势造英雄”吧。不过，时势可造者，总是有根基之人。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必须既具有关心社会生活的责任感和新闻敏感，又是文学爱好者，更进一步必须是懂得文学创作的人，才能写好报告文学；就象对于作家来说，总须对报道当前社会动势有兴趣，才能写好报告文学一样。我是六十年代初认识史航同志的。我知道他那时就爱好文学，而且搞创作。他是诗的爱好者，自己也写过不少诗。不过长期以来，“服从组织分配”，只能从事新闻编辑工作；更有“走白专道路”一类政治压力，抑制了他的文学才能的发挥。近十年来，

报告文学的兴起，使他的文学兴趣能够同新闻报道结缘，借此而既能尽了报道之责，又发挥了他的文学才能。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在报纸上先后发表时，我读过其中的一部分。读作品的感受，加上我对于他的为人、性格的了解，构成一个总体印象：史航的报告文学写得比较认真、细致，注意写人，注意情节，注意谋篇与遣词用句，文学性比较强。这次，为了应命给他的报告文学集写序，我又比较系统地、“一口气”读了他的一批报告文学作品，我觉得这个总体印象是符合实际的，而且感受更为丰富与深刻了，还增加了其他方面的内容。

史航的报告文学所反映的生活面是比较宽广的。他没有猎奇取胜的心理，而是老老实实在地截取生活中可歌可颂、应揭应批的人和事，充满激情地写出，呈现在读者面前。通观他的作品，又是多方面、有重点的。我不想在这里做社会学分类或社会角色的分类，而是做一个文学的分类：写人的与写事的。一种突出地写了人，一种突出地叙述事，但以写人的为主；叙事者也顾及到人。这反映了一种有个性的创作意识。如果按时下习惯的分类法，报告文学有“宏观的”和“微观的”，那么，他的作品属于后一种。但这种“宏”“微”之分，并无高低之别，而只有属性的不同。这也是史航的一种创作意识使然：他更愿意细致地、具体地来呈现生活之流。这样，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就象是生活精采片断的素描，而不是大笔挥洒的写意画。这一点，当然与他喜爱写人的创作立意紧相联系着。他的写人，也是选取生活中有作为、有贡献，但未必是风云人物或奇人奇事，而是以在平凡岗位上、平凡生活中，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的人们为主。这样几个方面，构成了史航报告文学的总体特色：细述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前进的脚步，发展中的矛盾与斗争；为一些对社会作出贡献、有着思想与性格闪光的人们画

下了淡彩素描。

在艺术特色方面，我喜欢他的细腻，特别是用于写人上。这一点，我暂且留到后面详述。还有一点，我读他的作品，时而会发现那种令人会心一笑的幽默。文如其人，史航在生活中就是常有一些幽默的表现的。应该说，幽默、讽刺、调侃、隐喻、暗示、象征等等，都是文学作品共用的艺术手段，使用它们能增强表现力，能显露作者的个性，并增加读者的接受系数。当然，要使用适度，过之，必得其反。史航作品中的幽默，用得不算多，用得相当克制，可以说并没有产生副效应。我倒觉得他使用得不够，使自己的幽默才能受到了抑制。辽宁日报另一位著名记者，也是报告文学作家的李宏林同志，也颇富幽默才能，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时也透露幽默的旨趣。不过，他们两人的幽默是有不同的。史航的幽默，带着文人的雅趣，而宏林的幽默透露出粗犷之势，颇有东北味，有时有来自民间的好东西，我也喜爱。由此可见，共同的艺术手段也可具有个性色彩。

当然，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史航的写人。他写范崇嬿，写她的心，她的心理活动，她对儿童世界的理解与爱；但同时，他也写了儿童的心，他们的心理活动和他们心中的世界。两者交叉、渗透，在两个世界的交流中写了“范阿姨”。这才再现出一个立体的有深度的范崇嬿。更为突出的是《生杀之间》。主人公高级法医李贤俊，是一个传奇式人物。描绘他的生涯，几乎处处是案件、时时有故事，写下来可能使读者不忍释手。但如果只是展览成串的案件，读后就只有事而无人了。史航仍是着眼于人。他从李贤俊买《洗冤录》起笔，一路写来，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故事，对李贤俊进行多侧面的描绘。没有主人公的豪言壮语，也没有作者的赞颂奉承，似平淡

无奇却写出了那些出奇的、不平凡的业绩，展现出一个真实感人的形象。作品透出沉着、舒展和朴素的美。这也反映了作者的一种创作意识。他要准确地、详尽地把握对象，深入其本质，然后又朴实而艺术地描绘出来，请读者去看、去理解。这里，反映了作者的成熟度。常见一些作者，为了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摆首弄姿，哗众取宠，结果失去了真实，也失去了文学。

我国当前正在经历一个社会的重新构造运动。中国人的新的感性世界正在产生。传统中国人正在向现代中国人转化。在这个过程中，前进与落后、光明与阴暗、传统与现代、革新与守旧，充满了斗争，交叉出现。这是中国的当代史。报告文学以至纪实文学的大流行、大受欢迎，就因为这些作品满足了在变改行程中生活着的人们想尽快了解这个历史行程的社会心理。史航的报告文学，是这样一个总体纪实文学大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和它的母系统一同生存、发展，也将会一同长存。

报告文学的良好发展势头，还会保持一个时期。此时期过去，作为介于新闻与文学之间的报告文学也不会衰微。我相信，在报告文学的这种发展状况中，随着史航自身的成长、发展与成熟，他还会写出更好的报告文学作品来。我在此不仅祝贺他已经取得的成绩，而且预祝他来日取得更大的成就。

1989年1月8日

目 录

文学的素描：社会演变与心灵闪光——序

沙丘上的脚印·····	1
“野大夫”的后代·····	18
硝烟中的正气歌·····	38
探索儿童世界·····	52
含泪的婚礼·····	68
爱的悲歌·····	76
千里姻缘·····	96
“老鼠”的奇遇·····	115
乘警传奇·····	136
奇迹，出在小巷深处·····	152
人才“教练”·····	169
局长与珍珠·····	186
肺叶上的阴影·····	214
临时工显圣·····	234
生杀之间·····	252
洪雅娟之谜·····	278
鞍钢建“特区”·····	301
神奇的西柳大集·····	323

沙丘上的脚印

“玉华呢！玉华哪去了？”

大清早，妈妈坐起来向炕梢一看，没看见二闺女那俊俏的脸庞，甜睡的身姿，昨天晚上亲手给铺好的被褥还板正正地放着。这孩子长这么大也没在外边留过宿呀，妈妈心慌了。哥哥到左邻右舍敲窗询问，姐姐到前街后院叩门打听，谁也没见玉华的踪影。“玉华——玉华——”惊慌的喊声在旷野里回荡着，急促的脚步向四处奔跑着。后来，沿着沙丘上的脚印，哥哥终于找到了她。可怜的妹妹呀，她俯卧在刚刚解冻还带残冰的河水里！她那双剪枝摘果绣花的巧手，被电线紧紧地背绑着；她那每日里倾吐歌声笑声的喉咙，被电线狠狠地勒住；那伴随她飘行在山腰村路的红头巾还扎在头上，却象一团燃烧的火被浸在水里了。河水静静流过啊，快把玉华扶起来，好姑娘啊你快说：是谁杀害了你？！岸边上唯有柳丝在南风中摇曳，招引百花争艳的春光到来，而她，刚刚19岁就和春天永别了……

一辆吉普车从复县公安局开出，箭也似地驰向50多公里外的出事地点。车前的三角杏黄旗呼啦啦撕裂着风，甩开了树，象一溜闪电掠过平川沃野。

车内，谢英祯副局长不时地看看手表指针和汽车时速针，总

嫌表走得快，汽车跑得慢。谢英祯，50出头的年纪，略瘦的脸上肌肉还很结实，一双眉梢略微向上翘的眉毛，和他那锐利有神的眼光相搭配，恰是一幅勇敢和智慧的肖像，难怪人送外号“谢虎子”。在复县，一提“谢虎子”，再凶恶狡猾的罪犯也心惊肉跳，和他的目光相对，如同置于X光下，藏不住骨子里的东西。50年代谢英祯荣获“破案能手”的称号，出席过全国公检法群英会。去年11月由他主持县局工作以来，真是虎气重抖，不减当年。爬山、摔跤、格斗，小伙子不是他的对手；有紧急情况，他驾着汽车或摩托，带上侦查员就出发。今年3月12日，得到万家岭公社一家五口被杀的报告，他带人连夜侦查，只8个小时就把凶手捉拿归案了。今天，3月16日，他又火速奔向三台公社桂林大队，没恢复的疲劳也遮不住他的昂扬神采。同车而来的还有邢文锦副局长，关于他，先按下不表，因为吉普车已接近现场。看，二位局长提起公文包，就要紧张地侦查了……

此刻，现场上人山人海，乡亲们被眼前的惨景气坏了。死者曲玉华人品出众，谁见了谁夸，老年人常拿她做比管教自家的孩子。这样的好姑娘竟在一夜间被祸害死，大伙恨不得立时拿住凶手把他一口咬碎。上午9点半，谢英祯、邢文锦到达现场，侦查员王从轩、高世安等同志也随后赶来，水泄不通的人群自动闪开一条道。谢英祯等走上河岸，一眼就看见了头朝南脚朝北躺着的曲玉华：一双压胶底的女式皮鞋和裤衩、衬裤在岸边放着，上身只穿件毛衣，十几米外的河里有一件棉猴，和玉华的尸体一样随波悠悠悠悠地漂荡……谢英祯跪在河岸的斜坡上反复细找，没发现搏斗的痕迹，断定这里是移尸现场。

谢英祯登上岸，乡亲们的脚步不约而同地围拢过来，在掠过河面的嗖嗖凉风中，人群里传出阵阵啜泣和声声叹息，不少

上年纪的人流着泪说：“这孩子死得太惨啦，你们可要赶紧破案，给死者报仇啊！”谢英祯声音颤抖着说：“请乡亲们放心，我们一定尽快捉住凶手，宁肯饭不吃觉不睡也要为民除害！”

谢英祯他们从河边向村头仔细搜寻，在200多米远的粪堆旁，发现一男一女的一片足迹。女足迹正是死者曲玉华的。男人足迹经观察为：压胶底皮鞋花纹，42号，后有钉子。从两人足迹的往复错落大开大合，看得出搏斗的激烈。谢英祯跪在地上从外向里俯身细查，忽见压进春湿地上的布纹，是躺卧的痕迹，又在泥土缝里发现一枚白色塑料小扣和一段红色的软电线。从土道走进这里是双人足迹，出去时变成男的单人足迹，踩进地里很深，是负重的标志。侦查员们反复勘查分析，认为这就是强奸杀人的中心现场。再向村头，继续出现女的向外挣又不得不随同男人走的不规整足迹，想象得出玉华被凶手胁迫着，边走边厮打的情景。临近死者家不远的地方，展现在使查员们面前的却是另一番情景，如果说刚才看到的是狂风恶浪翻腾的海面，现在则是风和日丽的蓝色海湾。从曲家房东头的沙丘上，玉华和凶手两排并行的脚印直通到大门口的枣树下，步伐均匀，距离适度，分明是正常行走的痕迹，看脚印似乎能听到二人边走边自由交谈的声音。这沙丘上的脚印展示出死者和凶手的人物关系，象一把破案的钥匙被侦查员们握住了。

大家一路勘查一路议论，在谢英祯的脑海里已构思出这起大案的基本轮廓，他说：“死者是昨晚在家门口被熟人骗走的，转过沙丘当她发现对方的欺骗目的时，开始反抗，对方胁迫她一路厮打来到中心现场，经过激烈搏斗后把她强行奸污，并残暴地杀人灭口，移尸到河里，从足迹的幅度、深度看，凶手是个青年人，个头在1米70以上。”然而钥匙在手，开门却难啊！

二

谢英祯等同志在一片哭声中来到曲家，篱笆围起的整洁院落，往日和美宁静的家园，沉浸在突如其来撕心裂肺的巨大悲痛中，除了玉华的大哥曲福成和姐夫陈斌强打精神里外应酬以外，公安人员的到来也不能把一家人从哀伤中唤醒。玉华妈躺在炕上早哭成泪人，她精神恍惚，伸出一双颤抖的手嘶哑地呼唤着：“玉华呀，妈在叫你，天多冷，水多凉，傻孩子你躺在河里干什么……快回来吧，妈给换一身新衣服，再梳梳头，送你上工去……”忽听窗外有人声，她一轱辘爬起，凄声叫道：“谁把玉华领回来了？快让妈看看！”说着，她又昏厥过去，手脚抽得冰凉，守候在身边的大夫急忙打针抢救。玉华的二哥曲德成头朝里躺在炕上，边用拳头击墙壁边叫妹妹的名字。镶嵌在镜框里的玉华，端端正正的清秀脸盘，托出了青春的风采；歪头甩到身后的发辫还留着孩子气的天真；嘴角边的笑意，流露着内心的纯真甜美；一双水灵灵的杏核眼，好象还和亲人说着深情的话。谁料想这张相片刚照过半个月，竟空留下她的笑容，再听不见她的笑音了……此情此境，公安人员也个个垂泪。他们不忍心向亲人们询问，怕提起玉华更加重屋子里的哀伤气氛，为了尽快破案又不能不问。当玉华妈苏醒过来，泪洗过的神志稍好些时，谢英祯凑到近前亲切地说：

“玉华被害，大伙都难过。现在，破案要紧，光顾哭要耽误事啊！”

玉华姐夫陈斌也帮着劝解：“你老快介绍情况吧，公安局来的都是有经验的老同志，一定能给玉华妹妹报仇！”

母亲看着站在身边的大姑爷和大闺女，老人忧伤的心感到宽慰，这才舒缓气息述说头天晚上的事：“玉华这孩子性体活

泼，爱文艺，三天两头到临近的红旗堡大队看电视。昨天吃完晚饭，她的两个叔伯弟弟曲金成、曲全成来招呼，她三个人一起看电视去了，哪料想她再也没回来呀……”

邢文锦副局长问：“曲金成、曲全成多大岁数？”

“金成18，全成17。”

“玉华走后都谁到你家来了？”

“我大姑爷来了。他和我大闺女今年正月初三订的婚，两人感情好，常来。为了让孩子们说话方便，我到大儿子家坐坐，回来时姑爷还在，又呆了一会走的。”

“那是什么时间？”

玉华妈记不准，陈斌说：“8点半钟，我因为要掐钟点开拖拉机到5队翻地，看了表才走的。”

邢文锦问陈斌：“你出去发现可疑的人没有？”

“大门口附近和半趟街都没碰见人。”

后来询问曲金成、曲全成，把玉华的行踪接上了。他们在红旗堡大队看电视到8点半，荧光屏出现《大西洋底来的人》，麦克又游来游去了，金成、全成觉得没意思，玉华虽然看得津津有味，但怕时间长了耽误睡觉，影响第二天出工，于是互相招唤着离开了电视间。在三人归来的路上，黑夜沉沉，全成打着的手电光柱显得特别亮，在两村之间的旷野里，三人的脚步显得特别响，互相借谈论电视大声说笑才觉得胆子壮一些。行至一个小山包附近，玉华突然停下，张大眼睛打着手势说：“别放声，后边好象有人跟着，是不是苑朋大哥！”全成端起手电朝后照，但见树影婆娑，并无人迹，进村后，金成奔前趟街回家，全成和玉华同路，快到家时，全成说：

“二姐，你害怕不，再送送你呀？”

“到家门口了怕啥？你回去吧！”

全成回前院翻墙时，听见玉华家的狗汪汪地咬两声，之后，浓重的夜幕下一片沉寂……

侦查员们分析新情况又有新认识。谢英祺归纳大家的意见说：“罪犯作案有两种可能：第一，看电视的人里有人发现曲玉华中途离开，尾随而来，或者超过她等在家门口；第二，知道她看电视，事先在家门前等候。”邢文锦补充说：“三人回村的路上发现背后有动静，这个情节值得重视。死者说的‘苑朋大哥’是什么人？”

三

“苑朋大哥”是何等样人？他是3月15日晚到红旗堡大队看电视那群人中的一个。关于他，死者亲属提供了确实值得重视的疑点。邢文锦副局长和曲家姑爷陈斌谈话时问：“你看作案的能是什么人？”陈斌说：“我看这个人不能远了。”“你了解‘苑朋大哥’吗？”“这人是30出头的单身汉，平时爱看牌，赌个小来小去的输赢。”“他常到你岳父家来吗？”“三天两头来，能踢破门坎子！来了爱逗弄俺小姨子，张罗给介绍对象，说些不咸不淡的屁嗑！”陈斌话到舌尖没明点，义愤中也带出了倾向性。邢文锦听得越发有味道，忙问：“他家在哪住？”“不远，我领你去。”经过反复了解、多人证实，玉华被害那段时间，“苑朋大哥”一直看电视，散场才回村。

就这样，一个个疑点被发现，又被澄清排除，重点便突出了。请各位读者走进红旗堡大队办公室，坐在侦查员王从轩同志身边，旁听另一场调查吧。王从轩到红旗堡大队听到一些人反映，说是本队有个叫安凤山的，早晨就毛毛愣愣地跑到河边的移尸现场，在人堆里挤来挤去，特别留意要看绑死者的电线。公安人员分析案情时，认为凶手的职业和电线有瓜葛，而安凤山恰

是个摆弄电的！王从轩有些留意了，再了解，他脑海中的问号逐渐胀大起来：安凤山给曲家打过井，彼此有来往，和玉华早熟识；昨晚上曲玉华坐到电视屏幕前，安凤山便凑过去搭讪着找题拉话，玉华看电视，他却常看玉华；8点半钟玉华姐弟三人回家前后，安凤山两次离开放电视的地方，不明去向。听到这情景，善于从纷纭现象中引起联想的老侦查员王从轩，眼前闪现出特写镜头：昨晚上玉华回家途中那身后嚓嚓的脚步，那手电筒光柱下树影婆娑的后边，会不会躲着个他……当然，联想只是联想，接通现象、疑点和事物本质间的必然联系的纽带要靠证据。偏巧，证据就在眼前。王从轩他们正谈话，从大门前走过一条汉子，有人朝窗外指指说：“他就是安凤山！”机敏的王从轩飞身出屋，先瞄准他的脚印，等人走远了蹲下来细查，压胶底的皮鞋花纹和作案现场的一模一样，顺兜掏出卷尺一量，正是42号鞋！这时，天已过午，王从轩为案情进展兴奋得把食欲都挤掉了。

安凤山被请到大队来，彼此对面坐着，谈话心平气和，话题由看电视引头：

“昨晚电视都演什么节目？”

“新闻简报，祖国各地，中国和日本摆蹊，大西洋底来的人……”

再问各类节目内容，安凤山吭吭哧哧，王从轩因为没看电视也不知道对错。正在这时，邢文锦赶到了。这位精明的副局长，干公安工作又有几分知识分子的內秀，诗歌小说都有所爱好，风土人情也留心研究。他往哪一坐，和男女老少三教九流都谈得来，在颇有人情味的谈吐交往中，能把侦查工作做得和谐自如。况且，昨晚上他又看了电视，有他到场，谈话丰富多采了。

“《祖国各地》都演什么？”